



國軍第58屆文藝金像獎 支持民主、認同臺灣

—文字類短篇小說項銀像獎鄭景鴻上尉



第六聯隊 鄭景鴻上尉

文字類短篇小說項
銀像獎

創作理念

何真在空中與敵機纏鬥取得了勝利，但他的座機已經失去繼續爬升或向前的動力，他看著臺灣海峽上的蔚藍海面及商船，除了迫降，他別無選擇。在醫院睜開眼，映入眼簾的除了愛人，還有襲來的無盡傷痛，而這份傷痛將成為他人生的汙點，又或是榮耀的痕跡，他承受著這份痛苦，決定親自在守護國家與家庭之間做出選擇。

時勢造英雄，總會有幾個滿身襁褓的勇者，他們可能因為斑駁的傷無法被雕刻成時代的英雄，但他們卻會是我們黑暗裡的光。

無際（一）

文／鄭景鴻

我叫駱以賢，加護病房牆上的電子鐘清楚的亮著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即使戴著呼吸器，我感覺自己好像還能吸到戰爭特有的煙硝味。病房的門從未好好關上過，我知道軍醫和護理人員以匆促的腳步來回奔波，但我的耳朵已經在昨天的那場爆炸中澈底失去功能，也因為那波炸彈攻擊，一塊砲彈破片插入我的左胸口。我現在腦中唯一清楚的，就是一百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我為了幫助何真才在那裡被破片擊中，但我沒有絲毫後悔。偵測我生命指數的儀器不停跳動著，像極了飛機內的雷達通訊波。這時，新的一波轟炸來襲，整個病房、整棟醫院被炸的劇烈搖晃，一名護理人員險些跌倒，她緊急抓住我這張床的扶手，另一隻手拿的針筒與藥罐灑落一地，我推測爆炸地點距離很近，與此同時，那臺跳動的生命偵測儀也改為顯示著一長串的連續直線，我知道我很快就會和何真相見……

何真是空軍第一百二十四期班的學員們都不想接觸到的同學，駱以賢也不例外，但偏偏何真卻纏上了他。「喂！我叫何真，你是駱以賢對吧。」

從那時起，何真就當駱以賢是他的好兄弟。他個性反骨，在學生時期就有打架鬧事的經歷，但他很聰明，知道犯了哪些錯會被稱為調皮，哪些會讓自己永遠離開飛行線，他就會避開。駱以賢雖然也對他退避三舍，但何真總是找他吃飯、投飲料機請他喝，也知道哪種公差可以怎麼偷懶。當然，他們兩個也就最常在寢室門口外做拱橋。要說駱以賢為什麼要成為同學口中說的受虐狂，除了真的甩不開這個人以外，就是何真在飛行方面，還真有兩把刷子。

在首次考核單飛前，他在餐廳惹惱了同班的另一名同學，鄭粹樺。

「粹樺，你先說。」教官高東付有著一張方臉，就和他的個性一樣剛正不阿。此時他正抿緊嘴唇，看著面前立正站好的兩人。

「報告主教，我明天早上就要考單飛，何真在我複習時不停跟我聊天，打擾我複習。」鄭粹樺就不同了，他有著一張長臉，就跟他每天嘴裡碎念的複習內容一樣又臭又長。

「何真，你在搞什麼？」何真才剛回答：「報告主教，是我的錯」，高教官就接著說：「你不用考單飛嗎？你是都準備好了是不是？」

「報告主教，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你自己講啊？準備好了軍紀就不用顧了是不是？」

「報告主教，不是。」

「又不是了，你只會是、不是，腦袋裡到底還裝什麼啊？你那麼有自信啊？還是你不要飛了，我直接淘汰你。」

何真清楚自己也是明天考單飛，和鄭粹樺同時間。而接下來高東付教官對他提問的所有考題，他全都對答如流，鄭粹樺忍不住偷偷轉過頭去看他，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他看見此時何真眼睛裡的微微光芒。當天晚上，鄭粹樺和其他同學在寢室裡利用走廊緊急出口的燈悶頭苦讀，只有何真在寢室外面做拱橋。

「電瓶開，後座警告燈測試正常。火警警告燈試驗，一好二好三好，關。」「座艙罩關鎖，請主教關後座座艙罩。救火人員就位，螺旋槳區清除。」

教官高東付坐在何真後方，隨著煞車鬆、油門柔和前推至最大，八十哩時他們帶桿起飛。何真流暢地完成

所有航線程序，身後的高東付教官太多沈默，對於何真的表現他一直都沒有太多意見，除了他每次都略顯高度過低的進場。

「我再跟你說一遍，你進場速度太大了，不要有自己亂飛的情況嘛好不好？」

「報告主教，是。」

隨著高東付教官向飛輔室呼叫四一九單飛，此時四一九號教練機上的何真臉上仍看不出有任何情緒。

「等一下就做好你自己的，知道嗎。」

隨著完美落地，他和鄭粹樺都取得單飛資格，不同的是，只有昨天被淘汰的駱以賢前來祝賀他。在何真取得「正駕駛資格的那年，中共與臺灣的關係正式拉起紅線，而何真與宋思評的命運也悄然拉起紅線。」

宋思評也是何真、駱以賢和鄭粹樺的同班同學，她有著姣好的面容和身材，她和鄭粹樺時常在學科考試中爭搶一、二名，所以班上時常起鬨著他們倆成為班對，而何真則因為常捉弄宋思評而受罰，或許是這個原因使得鄭粹樺越發討厭何真。

宋思評沒有飛出來。她被叫進人評會議的辦公室內，面對指揮官和教官們將所有該說的都說了，隨後她被

叫到外面的大廳等候，她來回踱步，心急如焚，另外兩名也沒有通過單飛考核的同學也和她一起等候。不久，指揮官要她帶著同樣的熱忱精神到地勤單位好好努力。

鄭粹樺花了很多時間陪伴她，一直到那週週末來臨，住臺北的宋思評決定回家一趟。而何真則一路悄悄地跟著宋思評，到火車站，到火車上，到另一個火車上，到公車站牌，到拐進她家前的一條巷子路口。

「喂！宋思評！」何真在她身後叫她，那裡此時只有他們兩人，時間正值終昏，那唯一一盞佇立在他們兩人中間的路燈啪的一聲亮起。

「你幹嘛？」或許是過於悲傷，她對屏東人何真的出現絲毫不感到驚訝，他看見她白皙的臉蛋上有淚痕，有紅暈，鼻子下方有被衛生紙擦到破皮的痕跡。

「你來笑我的是不是？」

「無聊，我才不會為了那種事，花了這麼多錢跟著妳一起上來咧。」宋思評皺起眉頭，何真摸著自己圓潤的黑色平頭，她從沒見過他欲言又止的樣子。

「沒飛出來，妳替我把飛機顧好啊。飛機需要妳，天空需要妳，中華民國需要妳。」

這段話她聽起來就像他剛才在火車上臨時想出來的臺詞一樣。但她望

進他眼裡那每每提到飛行都會閃爍的光芒，一股情緒湧上心頭，她不願意在他面前哭泣，於是仰起頭將眼淚推回去，她倔強地怒視何真，一言不發的轉身跑回家中。

「我需要妳。」何真錯過說這句話的時機。

在何真分發至嘉義第四聯隊成為戰鬥機飛行官時，宋思評也進入同一個聯隊，而那條紅線甚至將他們牽引至同一個空地勤關係的單位。

每當飛機落地發工，宋思評擔任修護督導官到現場時，她總是在那裡聽到有關何真的話題。他現在似乎成了每一位飛行教官都喜愛的有力戰將，據說他在戰鬥組的表現也如同在基本組時一樣穩定，後座的教官不必擔心腦溢血或破喉嚨，一路頂著「毛料學員」的名號順利結訓。一名機工長說他非常愛國，其他人聽到就哈哈大笑，好像現在說愛國是個笑話一般。

但何真愛國這點是個事實，而且絕非笑話。那傢伙非常喜歡唱國歌，也曾任班上誇下海口，說若是真打起仗來，他一定會擊落敵機，讓臺灣人抬頭看天空永遠只有星星月亮、藍天白雲。但由於他是站在桌子上，用講義捲成紙筒說的，所以他很快地就在外面做拱橋了。

想到這些，宋思評不禁笑了出來。這時他們聽見飛機從遠處滑進機堡

的聲音，待飛機停好後，何真拿著頭盔從駕駛艙走了出來，他和另一名少校嚴肅地討論著些什麼，他走過宋思評時，朝她迅速笑了一下。

隔年的聖誕節前夕，宋思評和學弟謝棟傑換了包含聖誕假期在內的連續三天留守。

「你不是在煩惱跟你那個小女友不能一起過聖誕節了嗎？去吧，我來就好。」面對謝棟傑既興奮又吃驚的猶豫，她整理著散落一桌子的公文資料，心不在焉地說。

「思評，發工了，妳能支援一下嗎？」一名士官長在門口喊著。

「好。」宋思評向外走去，沒看到學弟像見到活佛再世的表情。

「教官好！」

包含她在內的地勤人員對著穿綠色飛行服的機組人員敬禮，其中一名戴著墨鏡的中校飛行官經過宋思評時，他停下腳步，接著他拿掉墨鏡看著她，下一刻驚奇地喊著：「咦？就是妳耶！」她還沒反應過來，那名中校就笑著說：「何真上飛機都把妳的照片放在儀表板前。」

當天深夜，宋思評的手機螢幕發著光照著她明眸皓齒的容貌，上頭顯示的是辦公室的女生群組，她們爭先恐後的替宋思評代聖誕節的那三天班，並不停地嘮叨著萬年男性絕緣體的她終於想開了。確認聖誕節空出後，

她點開何真的頭像，打下他們兩個之間的第一則訊息。

「聖誕節出來，否則飛機沒油。」

聖誕節這晚的嘉義是近幾年最冷的一夜。市長似乎鐵了心要過聖誕節，大街小巷布滿了黃與紅色的燈光，店家營業的燈泡百家齊放，隨處可聽見廣播電臺裡放送的聖誕歌曲，他們走在林蔭道邊的商店街，何真買了煎鳥蛋，還記得她不喜歡胡椒，所以擠了番茄醬，便利商店裡擠滿了玩手机學生，他走進去買了兩罐熱奶茶。宋思評塗了護脣膏的嘴唇從米色圍巾內露出來，兩側的酒窩被凍得通紅，呼嚕嚕的喝著熱奶茶，這時，另一隻手被何真放進他皮衣外套的口袋裡。

「可以的話，我們就這樣再走一圈吧。」他看著遠方的一盞路燈說。

「記得的話，我們得在二十四時前回到營區。」宋思評說。

他們相視而笑，不同於從那邊的街口走過來時的沈默，他們談笑著從另一邊的街口走回去，宋思評臉上的紅暈更深了。

他們經過一家賣電視的傳統小店，落地玻璃窗內放滿了對外的電視，數十個螢幕播放著不同的頻道，原先紛亂吵雜的節目突然被幾則不同的新聞臺取代……

「中共對我國處理方式極為不滿」

「中共震怒！究竟總統……」

「臺海危機？中共發出震撼宣言」

宋思評與何真站在玻璃窗前，她感到被握住的手一陣痛，何真緊盯著每一個螢幕，每一則新聞，她眼裡的光芒更加閃爍，但也令人感到不安。

宋思評和何真登記結婚那晚，他們上了床，再隔一天，何真就被召返部隊進行高強度且密集的作戰訓練。

「Michael 2，我咬住你了，怎麼辦？」

四架F-16戰機在領空上追尾盤旋，何真在面罩下喘著大氣，連續急轉的動作讓他的身體承受大量的G力，他加速通過一座山谷之間，極限的翻滾讓他重新回到最佳的開火位置。

「Viper 1，現在你得擔心自己該怎麼辦了。」隨後何真鎖定了三號機，耳機裡傳來學長的囁語。

「Two，不是鬆懈的時候，Viper 2在我這，過來幫我。」一號的聲音聽上去帶著些許焦慮，他和四號機擦身而過，進入氣流圈讓他的機身不太穩定。

「Roger。」

何真回頭重返戰場，他很快追上四號機，隨他伴飛，他轉過頭望向四號機駕駛，他也看向他，隨後經過幾

番纏鬥，何真再次鎖定了四號機。

「操。」何真聽著美妙的囁語，在面罩下笑開懷。他看向眼前放在儀表板上的照片，上頭已經換成了他和宋思評的合照。

「RTB。」領隊在無線電中說道，其他三架戰機回復收到，他們成編隊隊形，一架架返回基地。

昏暗的歸詢室內放著投影片，投影片照射出來的光映著空氣中的塵埃。所有人盯著投影幕看，教官潘耀章站在投影布幕下，拿著紅色雷射筆在上面指指點點。

「羅炳揚、丘華盛最近在對地投擲的課目命中率不佳，這塊你們再自己注意。朱懷偉，你今天反應很慢啊，再快一點何真就成碎片了。」接著潘耀章教官朝何真看去：「一對二，很厲害。」

但何真只是將雙手交叉在胸前，臉上沒有一絲笑意的盯著投影幕看。潘耀章教官朝操作投影電腦的軍官點了點頭，下一刻投影幕全黑，他走到講臺中間。

「大家看新聞了沒？」他問，大約一秒的沈默後，他接著說：「全臺灣的媒體幾乎一整天都在報導關於臺海危機的新聞。臉書、Youtube等等的社群媒體也全是這些消息。我不是來提醒各位關於統戰的這種事，而是……」他再次朝那位軍官點頭，幾聲滑

鼠的點擊，投影幕上出現地圖，上頭許多紅點、藍點以及黃紅線的分佈。

「這是近半年以來共機與我們的距離、威脅我們的次數統計。我要告訴各位教官」潘耀章教官的表情變得和何真如出一轍。「皮繃緊一點，接下來不只加強各項作戰訓練，連生活我們都會更加緊迫的要求，你們每天晚上最好早點睡，別讓我抓到你們有任何不能飛上天的理由。」

解散後，眾人從歸詢室走出來，羅炳揚和朱懷偉走在一起，他們聊著天，接著就笑了出來。

「學長你們還笑得出來啊。」何真走在他們身後說。

「蛤？」朱懷偉像是沒聽懂，愣愣的轉過頭看向何真，嘴角的笑意還沒完全消失。

「就你們飛這樣，還笑得出來，學長聽懂了嗎。」

「你在講什麼啊！」羅炳揚大聲怒吼，震動著整條走廊的玻璃窗。

「何真，飛得好跟軍事素養沒有衝突耶，你在幹嘛？」朱懷偉的口氣沒有羅炳揚那麼差，但他也瞪大眼睛，怒視何真。

「幹嘛？在幹嘛！」隨著其他飛行教官也過來關心，潘耀章教官從歸詢室裡走出來，手上拿著一堆資料。

這晚，飛行寢室的走廊異常安靜。二十二時，走廊的燈熄滅，何真拿

著拖把和水桶在只有緊急出口的綠色燈光下拖著地板。羅炳揚向上級提出何真以下犯上，但其餘的教官紛紛為他說情，連朱懷偉都參與其中，於是處罰就只是一個人打掃整層飛行寢室，還有一張檢討報告。

何真用力的將拖把插入水桶內，髒污的水濺了出來。

「還是老樣子的被罰，老樣子的以下犯上，老樣子的脾氣。」一個聲音從前方入口處傳來，一個從手機手電筒發出來的光讓何真看不清楚那個說話的人是誰，但聲音卻是他想忘也忘不掉的。

「主教？」何真在高東付走到他面前，將手機向下照著地上那灘污水時看著他說：「您怎麼會在這？」

「我也不想來看到你啊，怪老共，偏要讓我來跟你這種小毛頭飛，還有可能踩到你弄的水滑倒。」

「主教怎麼知道我因為以下犯上被罰的。」

高東付笑了，「不用再叫主教了啦，潘耀章我同學啊，他跟我說的。喔對了，他也告訴我現在是王牌喔，雖然我在過來之前有聽說了。」他把拳頭放在何真的手臂上，「你和思評的婚禮，怎麼沒有找我參加。」

「學長，我們沒辦婚禮。」

「啊？為什麼？」

「因為我不確定能不能陪她走完

全程。」

高東付露出耐人尋味的表情，拍了拍何真的肩膀，拖著行李箱及身上的行李，往樓上走去。

「臭小子不會來幫忙拿啊！」何真丟下拖把，衝上樓梯接過一個沉重的大型背包，一起走上樓去。

接下來的日子，就像上級警告過的一樣，緊繃且嚴實。他們頻頻升空訓練，落地整補時他們就站在一旁等候，何真不抽煙，但他就吸著丘華盛的二手菸，彷彿這樣也能釋放壓力。羅炳揚遞給他一支煙但被拒絕後，他在飛行衣數個口袋裡翻找，找出一個包裝十分破舊的青箭口香糖，遞給何真其中一條，這次他接過口香糖，一面嚼，一面把銀色的包裝紙摺成一個小正方形，放進右腿的口袋裡。

「好久沒看到青箭的口香糖了。」何真說。

「老古董了啊。」

「學長，跟你一樣。」

「靠北喔！」羅炳揚笑著說。「說不定等我死了，這條青箭都還沒吃完咧，你到時候把它當遺物轉交給我的老婆好了。」

在這樣的日子裡，何真會在熄燈後的寢室開著收音機及黃色燈泡的檯燈，寫下一張張給宋思評的信。每當他不能常與她見面時，都會這樣做，只是那些信他從未寄出。

這天和羅炳揚搭檔升空，做著一般性的訓練任務，他們比地面上的人民還要提前看到夾在雲層裡的夕陽，雲被燒得橘紅，羅炳揚從後方加速前來趕上何真，他指了指四周的火燒雲，比了個大拇指，何真點了點頭，笑了出來。此時他們的無線電頻道傳出戰管人員的聲音：「Mamba 1，Mamba 2，現在時間轉用。」

「航向二七〇，敵機兩架，三十哩高度二十七，請支援對應。」

「Roger that。」羅炳揚回應後，他朝何真點頭，他們加足油門朝戰管報告的目標位置飛去。

很快他們便到達能以肉眼見到敵機的位置，他們逼近中線，飛行姿態十分猛烈，忽遠忽近，這和羅炳揚以往碰過的對應伴飛都還要緊張。

「一直在挑釁啊。」羅炳揚說。

何真緊盯著敵機，他的直覺告訴他，這次恐怕不同以往。他看向儀表板前他與宋思評的合照，那張照片隨著機身的抖動搖晃，似乎隨時會掉落下來。

突然，一架敵機發出引擎的劇烈的轟鳴聲，他急速調轉，羅炳揚大吃一驚，下一秒，那架敵機在斜後方朝他射出機砲，機槍打在羅炳揚的右側翼留下一整排彈孔，他趕緊進行滾轉閃避，但敵機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再一次的快速鎖定，那架敵機毫不猶

豫的射出飛彈，紮實地擊中羅炳揚的機尾，他的機身立即爆炸，他帶著黑煙，旋轉著掉落下去。

「他們開火了！他們開火了！Charlie-Charlie！請求開火！」就在何真看著羅炳揚並沒有跳傘、只是直直的往下墜落時，他猛力地操駕飛機，成為下一個目標的他，朝戰管大聲呼叫。

或許是事發突然，就那幾秒鐘，何真得不到他想要的回答：允許開火。他現在滿腦子想的全是從他面前掉落的羅炳揚，那個剛才還在向他說風景漂亮的那名少校。緬懷至此，他的眼神瞬息間轉變為一條犀利的曼巴毒蛇，那冷酷的黑色眼眸鎖定了周圍嘗試攻擊他的敵機，他的雙手穩定，腦袋清晰，在兩架敵機間穿梭，他知道自己才是掠食者的一方。

戰管說什麼他已經聽不見了，又或者聽見了，他也不願意理會。在空中沒有思考的時間。他與他們進行自己擅長的纏鬥，其中一架敵嘗試鎖定他，何真拉轉機頭，巨大的G力換來極限的一百八十度迴身，他成功從對手頭上鎖定，並擊毀對手。

這時，在他無視的一堆吵雜無線電語音中，他聽見了那句關鍵的話：「允許開火，重複一次，Mamba 2允許開火。」

他遭到另一架敵機鎖定。隨著一

聲飛彈打出的破空聲，他將油門收到最小，進行大G力的急轉彎，同時放出Flare，火焰彈的閃光即使在白天也十分閃耀，如同白晝的流星。那顆飛彈徑直穿過誘導彈，在他身後爆炸，但此時對手的機砲突然襲來，他的引擎被擊中，機身劇烈搖晃，警告音不停響起。

何真誘導他追尾自己，在某個瞬間，一個急彎，讓敵機有那麼幾秒因為尚未完全失去刺眼能力的夕陽光輝而失明，何真成功取得有利位置，敵機掙扎著加速、躲避，但仍在二十秒內被何真成功鎖定，並打出響尾蛇飛彈炸毀整架座機。

何真關閉引擎，或許是油箱被擊中，他的燃油即將告罄，高度急遽下降，此時已經能看見臺灣海峽的蔚藍海面，那裡仍波光粼粼，映著夕陽轉為紫橘色的光。何真想到跳傘，但他肉眼所見的下方全是商船，而他的飛機已經失去繼續爬升或向前的能力，機身搖晃劇烈，他的耳裡全是警告音及無線電紛亂的呼叫聲，下一刻，他決定墜在海面，那或許……

一聲巨響，何真墜在商船隊伍的尾段，那已經是極限。

（未完待續）